

目录

第五部	(1)
-----	-----

第六部	(125)
-----	-------

第七部	(257)
-----	-------

第八部	(367)
-----	-------

第五部

谢

尔巴茨基公爵夫人本来以为，在大斋之前不可能举行婚礼。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本来以为，在大斋之前不可能举行婚礼，因为到大斋期只剩了五个礼拜，这期间连一半嫁妆也来不及备办；但是她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说，到大斋以后那就太迟了，因为公爵的老姑母病重，可能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就一时不能结婚了。因此，公爵夫人同意在大斋之前举行婚礼，把嫁妆分成两部分，一份大的和一份小的。她决定现在就把小的一部分嫁妆备办齐全，大的一份以后再送去，列文却怎么也不肯认真回答，是不是同意这样办，这使她非常生气。她这个想法是挺不错的，尤其因为这对年轻夫妻一结过婚就要到乡下去，在乡下是用不着大的一份嫁妆的。

列文还一直处在神魂颠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仿佛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是世间万物的主要和唯一的目的，现在他无须考虑什么，操心什么，一切事情自有别人为他操办，自会办得好好的。他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什么计划和打算；他让别人去决定一切，因为他知道一切都会非常圆满的。他该怎么做，有哥哥柯兹尼雪夫、奥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指点他。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完全同意。哥哥为他借了钱，公爵夫人劝他结过婚就离开莫斯科。奥布朗斯基劝他出国。他全都同意。他心想：“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只要你们高兴。我是幸福的，不论你们怎么办，反正我的幸福也不会增加或减少。”等他把奥布朗斯基劝他们出国的主意对吉娣说了，

这一心愿的实现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如山的幸福中的一粒砂子。这一愿望的实现使他看清了为什么许多人总是犯那种错误，就是把一种愿望的实现当成幸福。

华章拾萃

却未料到，她不赞成这个主意，而是对未来生活有自己的一套打算。她知道，列文的事业在乡下，那是他所热爱的。他看出来，她不仅不理解这事业，而且也不想理解。不过这不得事，她仍然认为这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就因为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所以不愿意到国外去，不能在国外过日子，而是要到他们安家的地方去。这种表示得很明确的心意使列文感到惊讶。但是因为他觉得去哪儿都是一样，于是就立刻请奥布朗斯基到乡下去安排一番，似乎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有丰富的情趣，就让他凭他的情趣把那里的一切安排得好好的。

“不过，你听我说，”奥布朗斯基为新婚夫妇安排好去乡下的一切，从乡下回来之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有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这东西不能举行婚礼呀。”

“哎呀，哎呀，哎呀！”列文叫起来。“我好像有八九年没有斋戒了。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

“你真够受！”奥布朗斯基笑着说，“可是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这是不行的。你必须斋戒。”

“什么时候斋戒？只剩下四天了呀。”

奥布朗斯基也把这事安排了一下。于是列文开始斋戒。像列文这样不信教而又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参与任何宗教仪式都是很难受的。现在，在他对一切都敏感、心情特别温和的时候，像这样不得不装模作样，就不仅是难受，而且他觉得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在自己最光彩、最舒畅的日子里，他却不得不说谎做假，要么就亵渎神明。他觉得自己既不能做假，也不能亵渎神明。可是他问过奥布朗斯基多少次，能不能不斋戒就领到证书，奥布朗斯基说那不可能。

“就这么两天，这又算得什么呀？而且那司祭是一个极好的聪明老头儿。他会不等你发觉，就把你这颗牙拔掉了。”

列文在站着做第一次日祷的时候，就想唤起他在十六七岁时

体验过的那种少年时代的强烈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就认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想把这一切看作毫无意义、无关紧要的风俗，就像拜客访友的风俗；但是他觉得他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列文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像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是摇摆不定的。他既不能相信，同时又不能坚决认定这一切都是毫无道理的。就因为他既不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有意义的，也不能把这当作无关紧要的形式而漠然视之，所以在整个斋戒和祈祷期间，他做着他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因而也就是他内心里觉得虚假和不好的事情，总觉得很不自在和羞惭。

在做祈祷的时候，他有时听着祷告，想方设法为祷告增添不违反他的观点的意义，有时觉得自己无法理解，觉得应该加以指责，就尽量不听祷告，而是想自己的心思，左顾右盼，回想往事，就在他这样无所事事地站在教堂里的时候，种种往事就特别真切地浮在他的脑际。

他做过日祷、晚祷和夜祷，到第二天，又很早就起身，连茶也不喝，早晨八点钟就来到教堂做早祷和忏悔。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士兵、两个老婆子和几个教堂执事，再没有什么人。

一位年轻的助祭，穿着薄薄的法衣，那长长的脊背的两半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他迎住列文，就立刻走到靠墙的小桌旁，念起训条。在他念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一再很快地重复“上帝宽恕吧”的时候，列文觉得他的思想被锁起来，而且贴了封条，现在不能碰、不能动了，要不然就乱成一团了，因此他站在助祭后面，不听也不理会，继续想自己的心思。“她手上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他想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的情景，在心里说。当时他们无话可说，在这些日子里差不多总是这样。于是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住地张开又合拢，看着手的动作，自己笑了起来。他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又怎样细细观看那粉红色手掌上纵横交错的纹丝。“还有一个劲儿在念哩，”列文画着十字，鞠着躬，望着正在鞠躬的助

祭的脊背那柔软的动作，在心里说。“然后她抓住我的手，仔细看了看手上的纹路，就说：你这手真是极好的手。”于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助祭那短短的手。“哦，现在快完了，”他想道。“不，好像又要从头念起呢，”他听着祷告，又想道。“不，要结束了；瞧，他已经一躬到地了。要结束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助祭用手在波里斯绒袖口里悄悄接下一张三卢布钞票，说他要记下来的，然后就用新靴子冬冬地踩着空荡荡的教堂的石板，很麻利地走上祭坛。过了一小会儿，他从那里朝外看了看，朝列文招了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这时在列文头脑里动了起来，但是他连忙驱散了。“总有完的时候吧，”他在心里说过，就朝读经台走去。他上了台阶，向右一转，就看到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儿，稀稀的下巴胡已经白了一半，一双和善的眼睛无精打采的，他正站在读经台旁翻着圣礼书。他轻轻地向列文点了点头，立刻就用习惯的腔调念起祷词。他念完了，一躬到地，然后朝列文转过脸来。

“无形的基督已经降临，在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您相信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司祭眼睛不再看列文的脸，双手在圣带下面合拢起来，继续说道。

“我怀疑过，而且现在还怀疑一切，”列文用自己也不喜欢的腔调说过这话，就不说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是不是还说什么，然后就闭上眼睛，用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口音很快地说：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不过我们应当祈求仁慈的上帝巩固我们的信仰。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好像是想尽量抓紧时间，不歇气地问道。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在怀疑中。”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那您主要怀疑的是什么呢？”

“我什么都怀疑。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不由地说

了出来,并且因为自己失言感到惶恐。可是列文的话好像没有给司祭造成什么印象。

“怎么能怀疑上帝的存在呢?”司祭连忙带着微微的笑容说。

列文没有作声。

“您既然看得见万物,怎么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司祭用很快的、习惯的腔调继续说。“是谁用日月星辰装饰了天空?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样美丽?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他带着询问的神气看了看列文,说道。

列文觉得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相宜的,所以只能直接就问题进行回答。

“我不知道,”他说。

“您知道吗?那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了万物呢?”司祭带着快活的不解神气说。

“我什么也不明白,”列文红着脸说,并且觉得他的话是很蠢的,在这种场合下他的话不可能是蠢的。

“您就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就连神父们也有过怀疑,恳求过上帝巩固他们的信仰。魔鬼是有很大力量的,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制服他。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祷告上帝吧,”他又急忙说了一遍。

司祭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是在沉思。

“我听说,您准备同本教区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的女儿结婚,是吗?”他又笑着说。“一个极好的姑娘呀!”

“是的,”列文替司祭红着脸回答说。他心想:“他为什么要在忏悔的时候问这事儿呀?”

于是,司祭就像回答他的念头似的,对他说道:

“您准备结婚,上帝就可能赐给您子孙后代,不是吗?如果您不能战胜心中魔鬼的诱惑,魔鬼诱使您不信教,那会怎么样,您会给您的子孙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很亲切的责备口气说。“如果您爱您的儿女,那么,您作为一个慈父,就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荣华富贵;您还要希望他们得救,希望真理之光照亮他们的心灵。不是

吗？如果天真的孩子们问您：‘爸爸！这大地、水、太阳、鲜花、青草——我所喜欢的这世界上的一切，是谁创造的？’您又怎样回答他们呢？难道您能对他们说‘我不知道’吗？既然上帝大慈大悲，向您展示了这一切，您就不可能不知道。或者您的孩子们问您：‘人死后怎样呀？’如果您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说呢？怎样回答他们呢？就任凭他们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那就不好了！”他说到这里，就停下来，歪起头，用和善而亲切的目光看着列文。

列文现在什么也不回答，不是因为不愿意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还没有谁问过他这样的问题；等他的孩子们将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时间考虑怎样回答。

“您现在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司祭继续说下去，“这时候就应该选定道路，坚定地走下去。您祷告上帝，求上帝大慈大悲帮助您，怜悯您吧，”司祭结束道。又念起赦罪祷词：“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大慈大悲，饶恕这个儿子……”司祭念完了，又为他祝过福，便放他走了。

列文这天回到家里，心里觉得非常高兴，因为这种不舒服的状况结束了，而且是不用他说谎就结束的。除此以外，他心中还留下模糊的记忆，好像那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说的话完全不像他开头所感觉的那样蠢，好像其中有些道理也是需要弄明白的。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道，“以后再说吧。”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觉到，在他的心灵中是有不明确和不干净之处，感觉到自己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和别人一样，别人的态度他看得很清楚，很不喜欢，而且还因此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这天晚上，列文和未婚妻一起在陶丽家里，心里特别快活。他在对奥布朗斯基说起他的兴奋心情的时候，说他快活极了，就像一条被训练钻圈儿的狗，终于领会了并且照着要求做了之后，就快活得汪汪直叫，并且摇着尾巴往桌子上和窗台上直蹦直跳。

二

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列文遵照风俗(公爵夫人和陶丽坚持要遵守一切风俗)不和未婚妻见面,而是在自己的旅馆里和偶然来到他这儿的三个单身汉一起吃饭。一个是柯兹尼雪夫;一个是卡塔瓦索夫,是他大学里的同学,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是列文在街上碰见他,把他拉到这儿来的;还有一个是契利科夫,是莫斯科的调解法官,列文的侄相,也是他猎熊的伙伴。这顿饭吃得非常快活。柯兹尼雪夫情绪极好,听到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说法非常开心。卡塔瓦索夫感觉到他的说法得到看重和理解,就尽情加以发挥。契利科夫又快活又和善,不论别人谈什么,他都要凑热闹。

“你们可知道,”卡塔瓦索夫依照讲堂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这位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当年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年轻人呀。我说的是过去,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当初他刚刚离开大学的时候,还是热衷于研究学问的,他的兴趣也是正常人都有的。可是现在呀,他的才华却一半用于欺骗自己,另外一半用来为这种欺骗作辩护。”

“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我可是没有见过,”柯兹尼雪夫说。

“不,我并不反对。我是赞成分工。有些人,什么也不会做的,就应该造造人;另外一些人就应该促进他们的教育和幸福。我就是这样看的。有许多人喜欢把这两种行当混为一谈,我却不是这样。”

“等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就不知道有多么开心了!”列文说。
“到时候您一定要请我去参加婚礼。”

“我已经恋爱啦。”

“是的,您爱上了墨鱼。你可知道,”列文对哥哥说,“米海尔·谢苗内奇在写一本有关营养的著作呢……”

“哎，别胡扯了！写什么那都无所谓。只不过我确实爱墨鱼。”

“不过墨鱼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倒不碍事，可是妻子就碍事了。”

“为什么呀？”

“到时候您就明白了。现在您又喜欢农事，又喜欢打猎，可是到时候您看吧！”

“哦，今天阿尔希普来了，他说普鲁特村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契利科夫说。

“噢，我不去了，你们就去打吧。”

“这就对了，”柯兹尼雪夫说。“今后你就跟猎熊这种事儿无缘了，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笑了笑。他想象到妻子不让他去的情景，心里美滋滋的，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不过，您要是不去，就是打到这两头熊，那也是很可惜的。还记得在哈比洛夫那一次吗？那可是太漂亮了，”契利科夫说。

他认为列文不结婚也会有快活事儿，列文不愿意扫他的兴，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难怪有这种同单身生活告别的风俗，”柯兹尼雪夫说。“不论有多么幸福，失去自由还是可惜的。”

“您可承认，有一种感觉，就像果戈理笔下的新郎^①那样，想从窗口跳出去吗？”

“肯定有的，不过就是不承认！”卡塔瓦索夫说过，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样，窗子开着嘛……咱们这就到特维尔去！那儿有一头母熊，咱们就直捣熊窝。真的，咱们就坐五点钟的火车！这儿的事就随他们怎样好啦，”契利科夫笑着说。

① 果戈理的小说《结婚》中的主人公波德科利辛，在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顾虑重重，惶惶不安，以致跳窗逃走。

“可是，说真的，”列文笑着说，“我心里却没有这种惋惜失去自由的感觉！”

“您现在神魂颠倒，自然不会有什么感觉啦，”卡塔瓦索夫说。“您等着吧，等到多少清醒一点儿，那就有感觉了！”

“不，如果真是那样，我总会多少感觉出，有了感情（他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是爱情）……和幸福，失去自由毕竟是可惜的……事实恰恰相反，我还为这种失去自由感到高兴呢！”

“真糟！这人真是不可救药！”卡塔瓦索夫说。“来，咱们干一杯，祝他清醒，或者祝他的梦想哪怕有百分之一能够实现。那也就算天下难得有的幸福了！”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回去换衣服好参加婚礼。

等到剩了列文一个人，他回想着这些单身汉说的话，又一次问自己：他心里究竟有没有他们说的那种丧失自由的惋惜感？他这样一问，不禁笑了。“自由吗？要自由干什么？幸福就在于爱情，愿她之所愿，想她之所想，也就是一点自由也没有，——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了解她的所想所愿，了解她的心情吗？”忽然有一个声音悄悄对他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他心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心情。他感到害怕和怀疑，怀疑一切。

“万一她不爱我呢？万一她只是为了出嫁才嫁给我呢？万一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在做什么呢？”他在心中问道。“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的，一结过婚就明白她不爱我，而且不可能爱我了。”于是一些有关她的奇怪的、最坏的想法来到他的心头。他嫉恨起她对伏伦斯基的感情，就像一年前那样，似乎他感到她和伏伦斯基在一起的那天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他。

他一下子跳起来。“不行，这样可不行！”他灰心绝望地在心里说。“我要去找她，问问她，最后一次对她说：咱们都是自由的，是不是到此为止更好些呢？不管怎样，总要比一辈子不幸、耻辱和不贞好些！”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和愤恨一切人、愤恨自己和愤恨她的心情走出旅馆，坐上马车去找她。

他在后屋里找到了她。她坐在大箱子上，和侍女一起在收拾东西，挑拣着搭在椅背上和堆在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哈！”她一看到他，高兴得满脸放光，立刻叫了起来。“你怎么，您怎么（最近几天她对他忽而称“你”，忽而称“您”）来啦？真没想到！我正在挑拣我做姑娘时的衣服呢，看哪一件给什么人合适……”

“啊！这太好了！”他闷闷不乐地看着侍女说。

“杜尼娅，你去吧，有事我再叫你，”吉娣说。“你怎么啦？”等待女一走出去，她就果断地称呼着“你”，问道。她发现他的脸色很奇怪，一张脸又激动又阴沉，她吓坏了。

“吉娣！我很苦恼。我一个人受不了，”他在地面前站住，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的眼睛，用灰心绝望的声调说。他已经从她那亲热而真挚的脸色看出来，他要说的是不会有的事，但他还是需要她亲自消除他的疑虑。“我来是要说说，现在还不算晚。这一切还可以停止和改变。”

“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怎么啦？”

“我说过一千遍和我不能不考虑的是……我配不上你。你是不可能同意嫁给我的。你想想吧。你错了。你好好想想吧。你是不可能爱我的……如果……最好还是说吧，”他也不看她，说道。“我会很不幸的。让大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啦；总比不幸要好些……趁现在还不晚，不论怎样总要好些……”

“我不懂，”她恐惧地回答说，“就是说你想反悔……不办了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气得红了脸，叫了起来。

但是他的脸色是那样悲凄，她不由得压住怒火，把椅背上的衣服推下去，坐到他身边。

“你是怎么想的呀？全都说说吧。”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凭什么会爱我呀？”

“我的天哪！我怎么办呀？……”她说着，哭了起来。

“啊呀，我这是干的什么事呀？”他叫起来，并且在她面前跪下来，吻起她的手来。

五分钟之后，公爵夫人走进来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吉娣不仅使他相信了她爱他，而且为了回答他心中存在的她为什么爱他的问题，向他解释了为什么爱他。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完全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知道他所喜欢的一切都是很好的。他觉得这就完全明白了。在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大箱子上，挑拣着衣服，并且在争论着，因为吉娣想把列文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连衫裙给杜尼娅，列文坚决不让她把这件衣服给任何人，可以给杜尼娅一件蓝色的。

“你怎么不懂呀？她是黑头发的，穿蓝的不配称……这一切我都考虑过了。”

公爵夫人听说他是为什么来的，半真半假地生起气来，叫他快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娣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就要来了。

“就这样她这几天什么也不吃，人也瘦了，可是你还要说你那些傻话，让她烦恼，”她对他说。“快走吧，快走吧，好孩子。”

列文又歉疚又羞惭，但却完全放心地回到自己的旅馆。他的哥哥、陶丽和奥布朗斯基全都盛装打扮，已经在等他了，为的是拿圣像为他祝福。不能再耽搁了。陶丽还要回家去一趟，把她那个卷过头发并且抹了油的儿子接来，儿子要捧着圣像伴随新娘。还要派一辆车去接男傧相，派另一辆车把柯兹尼雪夫送走再转回来……总之，事情是相当复杂的，也是很多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能再磨蹭了，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很不像样子。奥布朗斯基同妻子并排站着，摆出很可笑的庄重姿势，拿起圣像，吩咐列文鞠躬到地，又带着亲热和取笑的神气吻了他三下；陶丽也照着做了之后，就匆匆坐上马车，并且又忙得不可开交地调度起车辆。

“哦，那咱们就这样办吧：你坐咱们的轿车去接他，谢尔盖·伊

怜悯在她女性心中唤起的就不是像在她丈夫心中唤起的那种恐惧和灰恶的心情，而是一种要有所行动、要弄清情况和帮助他的强烈愿望。

华章拾萃

凡诺维奇如果愿意的话，请他到了之后就把马车打发回来。”

“好的，我照办。”

“我这就去把他接来。东西都送去了吗？”奥布朗斯基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过，就吩咐库兹玛把要换的衣服拿来。

三

一大群人，多数是妇女，围住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没有挤进里面的人，都拥在窗口，挤来挤去，吵吵嚷嚷，隔着栏杆朝里面张望。

有二十多辆马车已经在宪兵指挥下沿街排列好。一位警官不顾严寒，穿着闪闪发亮的制服站在门口。还有车辆陆续到来，进入教堂的时而是头戴鲜花、手提裙裾的女士，时而是脱着军帽或黑色礼帽的男子。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烛架上和所有圣像前的蜡烛已经全部点着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金色光轮、圣像的金色雕纹、枝形烛架和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石板和地毯、唱诗班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旧得发了黑的圣经、司祭和助祭的法衣，全都亮闪闪的。在温暖的教堂的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和长手套的海洋中响着压得低低的热闹的说话声，那声音在高高的圆顶上激荡起奇怪的回声。每一次打开的大门发出咯吱的响声，人群里的说话声都要停下来，大家一齐回过头去，希望看到新郎和新娘进来。可是大门已经开了有十几次，每次进来的不是加入右边来宾圈子的迟到的客人，就是蒙混或者打通了警官加入左边人群的观众。不论亲友还是观众都已经等得发急了。

起初大家以为新郎和新娘马上就要到了，对于他们的迟到没有在意。后来越来越频繁地向门口张望，议论着会不会出什么事

儿。再后来这种迟到已经有点不对头了，于是亲戚和客人们都装作没有想到新郎，只管在说自己的话。

大辅祭似乎要让人知道他的时间很宝贵，很焦急地咳嗽着，咳得窗玻璃都颤动了。唱诗台上的歌手们也不耐烦了，一会儿试试嗓门儿，一会儿擤擤鼻涕。司祭一会儿叫执事，一会儿叫助祭去看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也穿着紫色法衣，系着绣花腰带，一次又一次走到边门口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说：“这倒是奇怪！”于是所有的来宾都焦急起来，大声说起自己的诧异和不满。一位宾相就坐上车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这时吉娣早已准备停当，穿着雪白的连衫裙，披着长纱，头戴香橙花冠，同女主人和姐姐李沃夫夫人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望着窗外，等待宾相来报告新郎到达教堂的消息，已经白白等了半个多钟头。

这时候列文却穿着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在旅馆房间里前前后后地走着，不住地把头探到门外，向走廊里张望。可是在走廊里看不到他正在等的人，于是又灰心丧气地往回走，挥动双手，同悠然自得地抽烟的奥布朗斯基说话。

“有谁会遇到这样糟糕的尴尬局面呀！”他说。

“是的，是很糟，”奥布朗斯基带有安慰意味地笑着，接话说。“不过你放心，这就要送到了。”

“哼，还送到呢！”列文压抑着怒火说。“还有这混蛋敞胸背心！不行啊！”他望着皱皱巴巴的衬衫前襟说。“要是行李已经送到火车站，那可怎么办呀！”他灰心丧气地叫道。

“那你就穿我这件。”

“早就该这么办了。”

“惹人笑话可不大好……等一等吧！总会雨过天晴的。”

原来，在列文要换衣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玛把燕尾服、背心和一切需要的东西拿了来。

“衬衫呢？”列文叫了起来。

“衬衫在您身上呀，”库兹玛心平气和地笑着回答说。

库兹玛没有想到要留下一件干净衬衫，一听说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因为今天晚上新夫妇就要从那里动身去乡下，他就照办，把东西都收拾起来，只留下一套礼服。一件衬衫是早晨就穿上的，已经打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就太不像样子了。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拿，又太远。就叫人去买衬衫。仆人回来说，商店都没有开门，因为是礼拜天。又派人到奥布朗斯基家里去要来一件衬衫；这衬衫却又肥又短，不能穿。最后只好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大家都在教堂里等新郎，新郎却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住地向走廊里张望，而且又惶恐又丧气地回想着他对吉娣说的蠢话，不知道她现在会怎么想。

终于负罪的库兹玛气喘吁吁地拿着衬衫冲进房间里。

“刚刚赶上。已经在往大车上装了，”库兹玛说。

过了三分钟，列文也不看表，为的是不触痛伤痕，就顺着走廊跑去。

“不用这样着急，”奥布朗斯基不慌不忙地跟在他后面，笑嘻嘻地说。“会雨过天晴的，会雨过天晴的……我对你说过嘛。”

四

“来了！”“就是他！”“哪一个呀？”“怎么，是那个年纪轻些的吗？”“那就是她，我的妈呀，她可是急坏了！”当列文在门口迎接新娘，同她一起进入教堂的时候，人群里有一些人议论起来。

奥布朗斯基对妻子说了说迟到的原因，于是来宾们笑嘻嘻地交头接耳低语起来。列文却什么人、什么事也看不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新娘。

大家都说她这些天来消瘦了不少，戴上花冠远远没有平时好